

眉毛馋霜

◇ 大手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，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寻茶入山，车行皖南打鼓岭。打鼓岭名字好，脚掌如槌，打鼓踏歌。山谷中有腹地，零零散散地住着几户人家。炊烟袅袅而起，人间的烟火就这样袅袅地以气息的书信直达天庭。

由于茶园在山腰上，我们简单吃了些饭就要朝山中走，太阳已经奄奄下山，顺手还熄灭了天地间的灯盏，越来越黑了。群山静默，山风起来，让人想起柳宗元的句子：“每风自四山而下，振动大木，掩苒众草，纷红骇绿，蓊郁香气，冲涛旋濑，退贮溪谷，摇颺葳蕤，与时推移。”走到山的背面，风歇了。

高树环抱，中间一座木屋，灯火在门缝里害羞似的一闪一闪。敲门进屋，炒茶人大喜，顺手一指说：“看，你们的眉毛上都馋了霜。”

“馋霜？”当然，此时我们还不知道是哪个字、什么意思。

炒茶人笑曰：“我们山里人，乡人走夜路，往往有个俏皮的说法——洗个露水澡。你又去‘洗露水澡’了吗？——你又赶夜路了吗？而对于落在睫毛上的霜，我们就认为是眼馋天地间的霜花了，所以说成是‘眉毛馋霜’。”

真是闻所未闻，颇有新意，和炒茶人的茶一样。

——眉毛馋霜。眉毛馋霜，眼里着锦。是山里人对勤劳致富的一种别样说法，透着一股湿漉漉的生活韵味。

炒茶人的茶属于那种烘青绿茶，果真没有让人失望，不过，我记住的还是他的话：眉毛馋霜。

是“馋”，而非“缠”，“缠”有啥意思呢？让人想起藤蔓、蛇，还有“纠缠”之类的字眼，还是“馋”字好。

旧时在乡间，冬日走夜路，或是天色未明，大口呵气成冰，不知不觉，眨眼之间，眼睫一凉，似有遮挡物，一擦，是霜雪，瞬间又化成了露珠。人活动起来，身体暖和，霜雪自然存不住，眉毛翘起来，是中间地带，结上一缕缕霜，倒也好看，似人眼神里面噙着的银针。难怪乡间的老人常说：“你的眼睛真着呢，像是含着银针。”

和炒茶人聊着合作，吃着茶，不知是山路走得累，还是茶开了胃口，竟然出现了碌碌饥肠之鸣，如小豹在腹。炒茶人把我们领到他的园子里，他种了红薯，还没有收，红薯叶经了霜，已经变成黝黑色，边缘却结着一圈霜，像是镶了银边。炒茶人说：“这样的山林，每逢落霜的季节，山野一片冷幽之美，也有了些许贵气。我接下来要用这些贵气的红薯叶为你们下一碗手擀面。”

炒茶人的手擀面亦滋味鲜美无匹，吃得汗珠淋漓，窗外的霜天似乎也对我们退避三舍。

突然觉得，贵气本应是高冷的，有一次带母亲去城市，路过CBD商业综合体，母亲指着橱窗里海报上的模特说：“这些服装和首饰一定都特贵吧？”我问她为什么。她说：“一般情况下，这种‘画’（母亲把海报说成‘画’）上的女子不会笑的，都是一般人买不起的。”仔细想想，很有道理。

霜，在普遍的认知里，是凌厉的。

冰刀霜剑，让人亲近不得，甚至畏惧。印象中，眉毛上挂霜的人似乎都是狠角色，回忆一下，武侠小说里，眉毛上挂霜的代表是鳌拜。

吾乡产一种草芽，下霜的时候才从地面上吐露出芽来，嫣红泛紫，在一地霜白中显得格外耀眼。乡人称其为“霜芽子”，这样的霜芽子在阳光下，有着玛瑙一样的莹润，可以掐下来包饺子，或是泡茶，茶水半月有余依然不坏，实是一奇。霜芽子上也挂霜，在芽上最嫩的那部分，倒也显得紫又愈紫，怀揣一团紫，头顶一粒粒霜白，生有不俗貌，食有清奇味，实在是天养地造的好物。

北风犀利，皖南黄山余脉的这片山林静默如诗。清晨起来，地上有鸟雀禽类经过的痕迹，它们踩着清霜过，留下一串脚印。更多没被破坏的霜，在冬阳里，闪耀在老屋的房檐处、木窗棂上，对于山中建筑，房檐好似建筑的刘海，窗棂上的横木即是睫毛吧，霜落在木屋的睫毛上，也有着惊世骇俗的美丽。

这山野中的霜迹，又让我想起故乡。故里乡下有一老妇，居于近邻，此妇人年轻时喜妆扮，老了亦喜覆粉，前不久归乡，去喝喜酒。又见老妇，老远就开口喊我，走进一看，岁月不饶人呀，已经满脸皱纹。正所谓，一别经年，满脸风霜。看老妇的眼角，鱼尾纹处卡了粉，如落霜未化。

山林几日，得一山佳趣。读着书，喝着茶，冷不丁的一股股幽幽香氛飘来，放眼窗外，是院子里的那棵梅花开了，突然想起已经是腊八了。过了腊八即是年了，在旧时，乡人们开始把红灯笼挂起来，整夜亮着。次日晨起，红艳艳的灯笼上，也挂着一层霜。

雨水

◇ 节气如流 夏至专栏



夏至，原名王桂萍，鄂尔多斯人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原乡季候》，诗集《漫卷诗光》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文艺报》《草原》《延河》《内蒙古日报》等报刊。

时当雨水雨难临，旧雪残留新雪侵。最喜百年圆月夜，花灯谜底满园寻。

还在春节的混沌中，一切都显得那样慵懒、迟缓。空气里还黏着年夜饭的油气，拜年时说的吉祥话的余音在耳畔发腻，身体与心神都仿佛浸在温吞的水里，挣不脱那一身由丰足与闲散养出的倦意。

日历上早已悄然翻过了“立春”。可春天在哪里呢？目之所及，依旧是冬日的残局。天是灰蒙蒙的，仿佛一块用旧了的绒布，沉沉地压着屋脊和远山。前夜竟又偷偷侵来一层新雪，薄薄的，敷在那些旧雪之上，像是要为这腐朽的舞台，再勉强补一层徒劳的粉。这便是“雨水”么？时当雨水雨难临，旧雪残留新雪侵。盼着的温润的雨没有来，统治这节气的，依旧是雪，是旧去新来、纠缠不休的寒意。

新年一过，那料峭的、名为“春天”的风一吹，贪图安逸的念头，便和残雪一起，被刮得七零八落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的恐慌。上一个春天许下的愿，大多已散落在旧年尘埃里，可新的希望，又像地底不甘寂寞的草芽，顶着冰冷的土块，怯生生地、却又固执地，再一次萌生于心。总想着，这一年，或许能有些不同吧？或许那未成的，能成真吧？日子真像一本页码注定、内容却模糊的书，你一页看完了，叹息或欢喜都来不及回味，便被一只无形的手，“唰”一声，翻到了下一页。

人的一生，灿若烟火的时光，终究是短的。大多时候，是这雨水前后的阴晦与泥泞。可也总有那么一段，是朗月在天，清风满怀，让你觉得奋斗是幸福的，人

生是值得热泪盈眶的。对我而言，那样的日子，便落在2009年的雨水时节。

那之前的十年，我像一颗被投入深水的石子，将满腔近乎笨拙的热情，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一份基层的宣传工作中。扛着沉重的摄像机，奔走于小镇的街巷、工厂的车间、冬日萧索的田野。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，只觉得镜头里记录的人间烟火，笔下流淌的市井故事，本身就闪着光。热爱，是唯一的燃料。可渐渐地，身边一同入水的石子，有的被潮水推向了更开阔的河道，有的被捡起，安放于更醒目的位置。只有我，似乎仍停留在原处，被经年的水波磨得光滑，却也沉默。心里便像这初春的荒野，看着万物将醒未醒，自己那份“未醒”的落寞，便丝丝缕缕地渗出来，比那残雪更寒。

一股巨大的迷茫，裹挟着深秋般的寒气，突然攫住了我。我问自己：过了三十了，难道一辈子就这样，蜗居在这小镇，守着一份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，荣辱不惊地直到退休？心底有个声音挣出来：这不是我。想起年少时，为逃离那片面朝黄土的命运，在灯下与试卷搏命的夜晚，想起这十年的汗水与坚持，我想我不能这样。

手机就在这时响了，是单位领导的电话，语气寻常，让我去一趟。心里想着，大概又是哪个急稿要改，或是临时有采访。推开会会议室的门，却见气氛不同往日。几位面容严肃、穿着挺括深色西服的人坐在那里——是组织部的干部。我一时懵了，手脚都不知如何摆放。同事悄悄捅了我一下，眼中带着笑

意，低声说：“是来考核你的。”

“考核”两个字，像一颗投入静湖的石子，在我心里激起千层浪。那是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，混杂着惊愕、怀疑，以及一丝不敢立刻确认的狂喜。像许多年前，那个炎热的下午，我从邮差手中接过那个薄薄的信封，指尖触到“大学录取通知书”几个凸起的字时一样的恍惚，一时间，仿佛世界瞬间失了声，只剩心跳如擂鼓。

这意味着一道窄门的开启，一条更崎岖也或许更开阔的路，在眼前隐隐显现。我似乎终于摸到了一个方向。一股久违的、近乎神圣的使命感攫住了我：我要走下去，努力地、坚定地走下去，走到我能抵达的、人生的“巅峰”。

这突如其来的肯定，像给一个在漫漫长夜中独行的人，递来了一盏明亮温暖的灯。它告诉我，你的路没有错，走下去。为此，我几乎押上了全部的自己。二十斤的摄像机，依旧沉沉地压在肩头，从春寒料峭，到盛夏炎炎。孩子的家长会，又一次缺席；母亲说腰疼了好些天，我后知后觉。一切家务，连同那份愧疚，都默默转移给了婆婆。脑子里那根工作的弦，绷到了极致，连梦里都在构思导语，推敲字句。那是一种近乎虔诚的投入，燃烧自己，照亮手头那一方小小的事业。身体是累的，灵魂却饱足得发胀。

如今，隔着十余年的烟尘回望，那段“不知疲累”的岁月，清晰得如同昨日。窗外的天，依旧板着脸。那“旧雪残留新雪侵”的景致，不知还要持续多久。元宵的烟花，那一声惊破沉寂的绚烂，早已散尽。但心里那点被惊起的波澜，却未曾完全平息。我知道，雨水终会来临的。那润物无声的、真正的雨水，会耐心地、彻底地，化开所有积雪，浸软僵硬的土地，唤醒深埋的种子。